进攻，进攻，再进攻！舍此日本别无取胜之道。
——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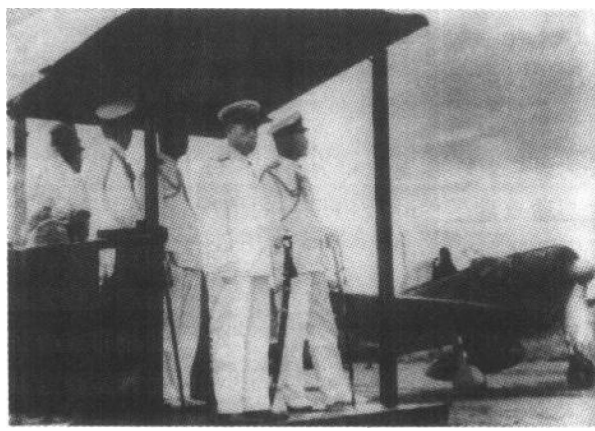
一、战云密布

1942 年 5 月 27 日是日本的海军节。37 年前的今天，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率领的联合舰队，在对马海峡大战俄国舰队，取得了令世界强国刮目的辉煌胜利。从此，每到这一天，日本海军都要进行盛大的纪念庆典。太平洋战争开始近半年了，日本海军取得的战绩足以与前辈们的胜利相媲美。海军上下士气高昂，自信正在从事先辈们不曾做、也不曾想过的伟大事业。珍珠港已经成为过去，联合舰队将为帝国海军史增添新的光辉篇章。与珍珠港事件时严格保密的情况不同，联合舰队上上下下几乎都知道，下一个目标是中途岛，帝国舰队的重锤一定会把美国佬击个粉碎！

联合舰队盯上中途岛已有一段时日了。珍珠港大捷之后，当日本举国上下沉浸在狂欢之中的时候，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就在思考下一阶段的作战目标了。山本极富冒险犯难的精神。整个日本海军几乎无不知晓山本大将善赌，举凡世上已有的赌博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俩，他可以说无一不精通自如。赌博是强者的游戏，山本在赌博时表现出的那种一往无前、必欲取胜而后快的气势，常常令其对手在无形中产生出几分自卑。赌博还是智者的专利，山本在漫不经心中屡屡想常人所不敢想，不断放出怪招，令对手防不胜防，自叹不如。在山本看来，战场就是放大了的赌场，缺乏胆魄和智慧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去从事这种人世间最危险、最富于刺激性的游戏。进攻，进攻，不让对手有丝毫的喘息，直至其举手投降。山本的这种本能已经成了整个联合舰队至高无上的信条。山本大将就是联合舰队，联合舰队的使命就是要不打折扣地实现山本大将的任何一个念头。



联合舰队司令部成员。右起第一人是宇垣缠参谋长，第二人是山本五十六海军大将。

身为联合舰队参谋长的宇垣缠少将堪称是山本的左膀右臂。12月8日那一天，柱岛锚地的整个舰队都在为珍珠港的胜利大庆特庆。所有大大小小的舰只一律挂了满旗，官兵们举着啤酒、清酒在甲板上穿梭，与每一个碰见的人，无论军阶高低，碰杯狂饮。宇垣缠突然发现，山本长官不在了，刚才他还在舰桥上注视着下面的官兵。余兴未已的宇垣挤出人群，推开山本的舱室。室内寂静无声，与甲板上的热烈气氛相比，显得格外冷清。山本端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似乎完全没有觉察到有人进来。

“长官，整个舰队都在狂欢，官兵们都希望能与他们的统帅共享胜利的喜悦。”宇垣朗声建议道。山本微微颔首示意宇垣坐下，尔后继续一动不动地沉思着。兴奋的宇垣渐渐坐不住了，就在他想起身告辞的时候，山本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庆贺还为时尚早，战争才刚刚开始。”

宇垣顿觉羞惭，与山本长官相比，自己显得太浅薄了,偶有小胜,即忘乎所以。

“宇垣君”,山本睁开双目,直视自己的参谋长“帝国海军下一步该如何动作，你有什么想法？”

宇垣一怔，山本所指显然不是具体战斗，而是今后如何指导战争全局的战略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开战之前不就已经明确了吗？当时，大本营陆海军部经过对敌我双方国力等因素的综合比较，一致认为：日本一隅之力无法与美英相提并论，因此，开战之初务必掌握先机，以突袭方式迅速占领南方资源要地和太平洋上的战略要点，确

立持久不败之势；尔后利用占领区域的资源，涵养日本的国力,同时,与德意相呼应,首先挫败英国及其他盟国,以使美国感到孤立，进而退出战争。换言之，第一阶段是攻势阶段，第二阶段是守势阶段，整个战略着眼于持久。此外，陆海军清楚，美国是日本最大的对手，但苦于没有直接攻击美国本土的手段，因此，决定采取剥笋方式，先逐个击破美国的盟国，使美国看不到胜利的前景而退出战争。这固然显得迂远一些，可舍此之外，别无良策。

“长官是战争的决策者之一，何尝不知道大本营战前的考虑,他提出问题,一定另有所见。”宇垣想着,并不急于回答问题，他等着山本谈出自己的想法。

稍顷，山本不紧不慢地把显然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告诉了宇垣“:是的,日本力不如人,此乃指导战争的基本前提。由此而得出持久周旋的方针，也在情理之中。中国事变，重庆方面不是抱定与帝国持久抗衡的念头，等待形势的变化吗？不过，对弈之道，并无一定之规。与具有强大战争潜力的美国持久相争，无异于自取覆亡。时间对美国有利，一旦他缓过劲来，发挥出全部力量，日本是无法抗衡的。持久不败，真是小儿之见。”

一席长谈，宇垣渐渐被山本的设想所折服。日本应该利用目前所取得的有利地位，对最主要的敌人美国实施连续不断的积极作战，压制美国战争力量的恢复，尽可能把战争引向短期化。这样做固然意味着不断冒险，但舍此再无其他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机会。倘若按战前方

针，转入守势，不仅会丧失以往战果，而且给了敌人从容恢复实力的时间，陷日本于拱手待敌反攻的被动地位。至于长期战争的可能性，山本并不是一点也看不见，毕竟战争不是由某一方说了算的。不过山本坚信，既然存在短期结束战争的可能，那么主动追求长期战争就是愚蠢之举。

“消灭了美国舰队，以后干什么都可以随心所欲，此乃结束战争的最佳捷径。”山本最后这句话，给宇垣留下了深刻印象。

随后的一个月里，宇垣缠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整日苦思怎样才能把山本的思想变为联合舰队的实践。进攻澳大利亚？陆军不会同意，因为那需要十几个陆军师团，而陆军不想在中国大陆之外再背上一个包袱。攻占斐济、新喀里多尼亚和萨摩亚诸群岛，切断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交通线？这样固然可以扼杀澳大利亚，孤立美国，可也不是直接打击美国，早日结束战争的最佳选择。攻击美国大陆？遗憾的是日本目前尚不具备这种能力。看来只有夏威夷了，此处是拱卫美国西海岸的唯一屏障，也是美国在中部太平洋至南太平洋防御线上的重心所在。一旦攻占该处，不要说澳大利亚唾手可得，日本海军从此就可以在太平洋上随心所欲、自由驰骋，甚至兵临美洲大陆西海岸也将成为事实。不过，这块肥肉离日本远了点儿，而且聚集了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及相当数量的航空兵力，庞大的进攻部队将暴露在美国空中威力圈内达几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之久。

必须寻找一个跳板！宇垣等人连续研究了几天，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了中途岛。中途岛正如它的名字一样，位于日本与夏威夷的中间，西距东京 2250 海里，东距夏威夷的珍珠港 1140 海里。中途岛由东岛和沙岛组成，外围环绕着直径 11 公里的环礁。东岛长约 3000 米，宽约 1500 米，地势平坦，建有一座飞机场。沙岛长约 3000 米，宽约 2500 米，北部有一个港口。巴掌大的中途岛本来并不起眼，可它所处的位置及机场和港口太重要了，说是战略要点丝毫也不过分。岛上的美军飞机可以有效控制 600 海里半径的海域，日本舰队若想直接进攻夏威夷，就会受到中途岛与夏威夷两方面的夹击。反之，如果日军占领了中途岛，就可以把自己的战略前沿大大向东推进，利用岛上的海空基地形成对夏威夷方面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有效监视和警戒，一俟准备就绪，即可直扑夏威夷。

宇垣坚信，美国人绝不会坐视中途岛丢失，那无异于让一把锋利的宝剑顶在自己的喉头。既然美国人一定会全力争夺，日本联合舰队当然巴不得抓住这个决战的良机，一举诱歼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于中途岛附近。

太妙了！1942 年 1 月中旬，宇垣缠向山本汇报了最终结论：6 月以后攻占中途岛，随即将岸基航空兵推进至该岛。一俟各方面准备就绪，就以联合舰队的决战兵力，大举进攻夏威夷，全歼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主力。如果在此期间，美国舰队驰援中途岛，即毫不犹豫地实施决战。

宇垣手下有一个得力的参谋班子，他们都同宇垣一样，对山本大将极端忠诚。其中的首席参谋黑岛龟人海军大佐是个怪才，他的酒量、饭量大得惊人。黑岛这个人与众不同，脑子虽然有些古怪曲折，但却非常好使。山本大将对他甚为器重。另一个参谋是渡边安次海军中佐，他是联合舰队参谋班子里黑岛最好的朋友，他也深得山本的宠爱。渡边与古怪的黑岛各方面都截然相反，他高高的个子,瘦骨嶙峋,长方脸,牙齿大而洁白,笑起来显得十分温和，骨子里并不是当军人的料。但是，作为一个计划参谋，他的才能常常在众多参谋中发出耀眼的光辉。

到 3 月 28 日，黑岛和他的参谋们已经把宇垣的粗线条设计具体到了所有细节，只要山本一声令下，停留在纸面上的计划立即就可以变为几千海里以外的海战奇观。但不久，联合舰队就遇到了一个需要解决的手续问题。

联合舰队是日本海军的三大部分之一，另外两个是海军省和海军军令部。三者的职责大体上分为作战、海军内部事务管理和作战计划。制定作战计划是军令部第一部（作战部）的专职，部长福留繁少将手下的作战课长是富冈定俊海军大佐。他聪明，头脑冷静，手下全是年轻有为的少壮军官。

也许是个规律，各国军队中几乎无例外地存在着总部与作战部队间的矛盾，日本海军也不能免其俗。军令部的军官自视甚高，常常以眼光远大，富有全局战略观而自负。可联合舰队的军官不尿他们，把军令部一帮人看

作是坐在办公桌边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

自从决定开战以来，这两派之间已经多次出现了对立。联合舰队力主袭击珍珠港，而军令部的人则表示怀疑。只是在山本大将发出辞职的威胁后，军令部才作出了让步。珍珠港的成功，虽说证明了联合舰队的正确，但进一步助长了两派间感情上的对立。大约在 3 月中旬，联合舰队就简单扼要地通知军令部，它正在研究进攻中途岛的计划。虽然双方并没有举行正式讨论，但第一部长福留少将不喜欢中途岛作战，富冈大佐更是不屑一顾。

4 月 2 日，山本大将派渡边中佐赴东京，正式呈递中途岛作战方案，请军令部核准实施。双方的首脑都意识到争论会非常激烈，故而避免在这种易伤感情的场合出现。当天，渡边中佐代表联合舰队一方，三代辰吉中佐代表军令部一方，展开了珍珠港事件后的一次交锋。

三代中佐几乎声泪俱下地提出一大堆理由，反对中途岛作战方案：

第一，由于中途岛靠近美国太平洋主要基地夏威夷，除航空母舰外，敌人还能充分使用潜艇和驻夏威夷的大型岸基飞机，对该岛进行支援。而且，珍珠港的教训已使敌人充分警惕，因此很难再故技重施，做到出其不意。

第二，日本舰队远离岸基飞机的警戒范围，因此，航空母舰必须腾出一部分宝贵的空中突击力量，去执行侦察警戒任务，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第三，虽然不能排除与美国舰队决战的可能性，但军

令部认为敌人不大可能把他那支已遭重创的海军兵力孤注一掷，用于保卫中途岛。

第四，即使占领了中途岛，也会在补给和防御敌人反攻等方面面临严重问题。中途岛除了远离日本本土之外，面积很小，一旦遭到来自海上和空中的突袭，驻在岛上的飞机将不能疏散，损失将会很大。为了预防这种攻击，我方必须日以继日地实施大规模的空中巡逻。这就需要动用大量飞机和耗费大量汽油。长此以往，所产生的补给和运输问题恐非日本力所能及。

第五，联合舰队认为，占领中途岛将有效地威胁夏威夷，沉重打击美国的作战意志，从而为早日结束战争铺平道路。这种看法过于乐观。军令部认为，即使占领了中途岛，进攻夏威夷仍是极端冒险之举，同时也威胁不到美国大陆，所以，对美国士气的影响也是微不足道的。

吵架持续了三天，双方都不肯让步。4 月 5 日，军令部第一部长福留少将亲自出马，讥讽渡边只知蛮干。渡边中佐激愤地撇下军令部的人员，到隔壁房间直接通过电话向联合舰队司令部汇报争执的情况。

回到座位后，渡边脸上浮现出临战前的果断神色，他尽量用平和的语气，但却毫不妥协地告诉福留繁：“山本长官对军令部的掣肘很不理解，表示在军令部如此不信任联合舰队的情况下，很难继续履行司令长官的职责。”

山本要辞职！这将在日本国民中激起何等的迷惑和愤怒。在珍珠港的大胜利之后，山本大将已经成了仅次

于天皇的偶像。一旦国民得知是由于军令部的反调而导致山本辞职，在座的这班人恐怕都会背上卖国的嫌疑，而且永远也洗刷不掉。毕竟在山本巨大的光环下，他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人物。

讨论珍珠港作战计划时的一幕重演了——山本以辞职相要挟，迫使军令部屈从了他那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讹诈。三代中佐十分伤心，毫不掩饰地留下了眼泪。

经过反复讨论，日本海军内部就中途岛作战的基本方针达成了协议，但对行动时间等具体问题仍存在分歧。联合舰队提出将日期定在 6 月初，而军令部执意要推迟 3 个星期，以便有更多的准备时间。到 4 月中旬，双方还在争论计划的细节。显然，军令部对整个计划仍有很大的保留，至少是不大着急。促使军令部下定决心的是一个名叫杜立德的美国人。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罗斯福总统就说过，他要尽快轰炸日本本土，对日本人卑鄙的偷袭还以颜色。不过，这么远的距离去轰炸谈何容易，看来也只能想想而已。但是，有一天，美国海军总司令金上将的一位作战参谋突发奇想：如果让陆军的远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不就缩短了与日本的距离吗？日本人缺乏想像力，压根儿不会想到会有这种怪招。因此，能够确保行动的突然性。

这个想法引起了金上将和陆军航空兵的兴趣。于是，3 月初，24 组陆军机组人员集中到佛罗里达州的埃格林机场，练习在 500 英尺长的跑道上起飞 B－25 型双引

擎轰炸机的技术。他们的指挥官是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既是航空学家，又是几次打破飞行纪录的勇敢的飞行员。第一个以 12 小时横贯美国的是他，第一个飞出别人不可能完成的动作——外圈筋斗的是他，第一个做到盲目着陆的还是他。此人就是詹姆士·杜立德中校。

4 月 1 日，最后筛选出的 16 个机组悄悄抵达加利福尼亚州的阿拉米达基地，登上了“大黄蜂”号航空母舰。次日早饭后，杜立德把他们集中到饭厅，开口宣布：“各位，你们有人还不知道要去干什么，有人一直在猜测我们要干什么。那么听着，我们是去轰炸日本。13 架飞机炸东京，另外 3 架分别轰炸名古屋、大阪和神户。海军会把我们送到尽可能靠近日本的地方，我们将从甲板上起飞，而不是你们熟悉的陆上跑道。有没有人想退出？现在讲还来得及。”杜立德满意地看到，手下人员没有一个怯阵，都显出亢奋的情绪。

上午，在 2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和 1 艘油轮的护送下，“大黄蜂”号驶过了金门桥。启程时有成千上万的人看热闹，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知道一个惊人的消息。

几天后的 4 月 8 日，另一支舰队从珍珠港起航。为首的是威廉·哈尔西海军中将率领的“企业”号航空母舰，护航的也是 2 艘巡洋舰、4 艘驱逐舰和 1 艘油轮。他们是去与来自美国本土的“大黄蜂”号会合，然后一同前往轰炸日本。

日本人对此一无所知，直到两天后，联合舰队的无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电情报人员才截获了这支美国舰队与珍珠港的来往电报。他们推测，如果美国舰队继续西进，那八成是来轰炸东京的。日本人以其特有的精确进行了推算：舰载飞机航程有限，美国舰队必须驶到离东京 400 海里以内的海面，才能起飞。否则，飞机就无法返回。而日本的警戒网一直延伸到离海岸 700 海里的地方。所以，在美国舰载机起飞之前，日本有充分的时间去攻击敌舰。

这个估计很准确，只有一点差错——美国人用的不是海军的舰载机，而是陆军的远程轰炸机，它们预定的起飞点距离目标约 500 海里。

4 月 13 日，两支美国舰队会合，组成第 16 特混舰队，直接向东京方向驶去。各机组人员自信一定能给日本人一个奇袭，但是，3 天后这种信心动摇了。因为收到了东京电台的一则广播：“英国路透社报道，美军 3 架轰炸机轰炸了东京。这种谎言可笑至极。日本国民对这种愚蠢的宣传毫不在意，正沐浴在和煦的阳光和芬芳的樱花中，享受无限美好的春光。”虽说是宣传，但日本军方是怎么想的，还是令人担心。

次日，陆军飞行员在甲板上集中，参加一个特别的仪式。杜立德把日本过去授给美国人的 5 枚勋章交给飞行员们，要他们把勋章还给日本人。飞行员们把勋章系在炸弹上，并用粉笔写上“我要火烧东京！”“请尝尝炸弹的滋味！”等讥讽的话。

玩笑开够了，杜立德宣布次日起飞，因为第 16 特

舰队将比原计划提前一天到达预定的起飞点。杜立德告诉大家，他将第一个起飞，预计傍晚时飞到东京。“你们在我之后两小时或三小时起飞，把我炸起的火焰当做指示灯。”

最后还有一个先前谁也没有提到的问题——如果在日本迫降的话该怎么办？“这就由大家自己决定了，反正我不想当俘虏。”杜立德接着说：“我先让机组人员跳伞，然后全速俯冲，哪个目标最上算就朝哪个目标冲去。我今年 46 岁了，已经活得心满意足了。”

次日清晨 3 点钟，在离东京还有 700 海里的时候，这次任务的秘密性——也就是成功的关键——受到直接的威胁。“企业”号上的雷达测到左舷舰首 12 英里处有两艘敌舰。几分钟后，水平线上闪了闪亮光。第 16 特混舰队改变了航向，各舰都响起了“动员”警报。半个小时后警报解除，舰队重又朝向西面行驶，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气候很坏，军舰颠簸的很厉害。天快亮的时候，3 架搜索机从“企业”号起飞，侦察前方 200 海里区域。一个飞行员透过灰沉沉的雾气发现了一艘日本的小型巡逻艇。他调转机头来到“企业”号上空，投下一个通信筒，内写：“敌水面舰只——北纬 36，东经 153，方位 275 度，距离 42 英里。相信敌已发觉。”

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大黄蜂”号上的观察哨也发现了一艘小型巡逻艇，那是“日东丸－23”号。这艘巡逻艇

已经开始用明码发报说，在距东京 700 海里处发现 3 艘敌人航空母舰。已经无秘密可保了，必须提前动手，否则整个计划就会泡汤。特混舰队司令哈尔西命令“大黄蜂”号：

“立即起飞，祝杜立德中校及全体出击人员幸运，上帝保佑你们。”

“大黄蜂”号舰桥上，杜立德有力地与身边的海军人员握手告别，转身奔下舷梯大喊：“行啦，伙计们，到时候了！”汽笛鸣响，喇叭中传出：“陆军飞行员注意，请立即登机！”

只有飞行员最清楚这个突然的变故意味着什么。一切都是作了精确计划的，连每加仑汽油都是算好了的。现在却突然增加了 150 海里的航程，而且还不得不改在白天轰炸。这将何等严重地影响他们成功的机会，以及生还的机会。尽管如此，飞行员们还是急于登程。有个替补飞行员愿意出 150 美元跟一个准备起飞的飞行员对换，但遭到了拒绝。

飞机一架接一架升空，当最后一架离舰后，哈尔西立即下令全舰队返航。出于安全考虑，杜立德他们执行完任务，不再飞返航空母舰，而是径直飞到中国大陆的机场，目的是尽量减少第 16 特混舰队滞留危险区域的时间。这一天是 4 月 18 日。东京明白空袭将要到来，但是，按照‘日东丸’报告的方位来判断，日本人认定，美国飞机还要过一天才能到来。近藤信竹海军中将接到命令，立

即从横须贺基地出发，率 6 艘重型巡洋舰和 10 艘驱逐舰，前往截击美国舰队。东京周围能动的飞机都进入戒备状态,计有战斗机 90 架,轰炸机 116 架，不过，所有这些都是为第二天准备的。

说来凑巧,就在最后几架飞机离开‘大黄蜂’号时,东京开始防空演习。演习气氛松懈，连警报也没拉。这一天是星期六，天气又晴朗又暖和，演习一结束，大街上很快又熙熙攘攘，挤满了买东西和春游的人们。

中午 12 时 30 分，杜立德的飞机到达目标上空，投下第一颗炸弹。接着，一架架 B－25 轰炸机飞过市区上空，把带来的所有炸弹悉数投下。太顺利了！没有遇到战斗机拦截，地面的高炮火力也微不足道。

除了弹着区及其附近的人，东京市民都以为这场空袭不过是逼真的防空演习的高潮。学校操场上的孩子和闹市街上的市民们还向头顶的飞机招手，他们看错了美国飞机上红、白、蓝三色的圆标志，把它当成了旭日标志。

机群飞过了皇宫，但没有往下投弹。机组人员曾用纸牌抽过签，看由谁去光顾天皇的住所。可杜立德下了明确的命令，除了不轰炸医院和学校外，对皇宫也不要轰炸。

美国飞机对首都的攻击使山本又惊又愧，他把追击美国舰队的事交给宇垣参谋长去指挥，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侍从们从未见过他脸色如此苍白，精神如此颓丧。



飞往东京的杜立德航空队的飞机。

就物质损失而言，这次空袭算不上成功，但是发生空袭事件的本身却使日本统帅部极为震惊。 4 个战斗机中队调回来专门保卫日本本土，驻华派遣军得到命令，暂停其他军事行动，集中兵力摧毁中国浙江地区的敌人机场，不许这些机场再度成为美国飞机的着陆点。

更重要的是，日本海军内部终于因此事而统一了意见，无人再反对攻打中途岛了。山本在房间里闷了一天后，再次强硬地要求迅速执行中途岛计划，并指出，若不在短期内拿下中途岛——它可能是此次空袭的基地——就得从战场上抽调兵力来加强本土周围的海空防御。一直想用拖延的办法破坏该计划的人也不敢再玩花招了。

于是，4 月 20 日，陆海军召开联席会议。海军军令部

总长永野建议：延期执行攻打萨摩亚、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以切断澳大利亚生命线的计划，尽快进攻中途岛。虽然陆军还是觉得有点冒险，但中途岛作战依靠的是海军的力量，陆军本来就缺少发言权，更何况本土遭空袭对陆军也带来了沉重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挑起两军的不和及对立是很不明智的，海军会把今后再次遭到空袭的责任归咎于陆军对中途岛作战的反对。既然海军空前一致，非干不可，陆军也只好勉强同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